尚書集注

粊誓弟九十七 粊正義本作費，隸古定本作棐。說文偁周書曰粊誓，字从米从比聲。粊音必媚反。从竹者不類，蓋寫說文者譌也。[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鄭注周禮雝氏職引此篇文偁粊誓，當作此。

周書弟三十七 尚書弟三十六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　江聲學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譁呼瓜反。注 鄭康成曰：人謂軍之士眾及粊地之民。譁謂譁讙也。疏 鄭注見正義。譁，說文言部文。

徂茲淮夷、徐戎竝興。注 淮夷，淮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竝起爲寇者。疏 興起，釋言文。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諦。敹力彫反。甲[illegible]胄同，直救反。說文冃部云：兜同象鍪，胄从革。敿基夭反。錫巨翟反。注 鄭康成曰

敹謂穿徹之敹猶繫也繹之也之猶善敹謂之謂密緻

也密緻則堅牢固也干也皆所以扞衛者故成典敹不

堅緻 敹直吏反 敿居略反

疏 鄭注見正義云敹謂穿徹之者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函人職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以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鞄人職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杜子萅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畢之革皆以線縫綴之鄭云穿徹謂紉縫綴之也說文攴部云敹擇紬也故鄭云敹猶繫也繹之也說文釋詁云紬之也紬者字者古今當作說文作紬也鄭訓紬絫之又云之猶善皆欲見此言无敹不紬猶下文言无敹不善也敹謂之謂密緻也密緻則堅皆緻字以之爲聲於記中函云其治緻因鄭注云緻緻之也又故學白敹知人於料鄭注云此緻或緻之則緻之也音緻同而詮又相治甲革緻干緻密所以衛也密緻所以堅同敹故緻之者之密緻也此解成敹猶善之訓故象工函人云尺中不堅故云密緻不堅則堅鄭解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術多鄭氏 鏦古容反

注 備具也鍛椎鍊之也礪摩也鋒刃耑也刃堅也 椎直追反 鍊力見反 耑多完反

疏 備具說文用部文云鍛椎鑄之也皆尺治成器以捼之火中燒令大赤乃取出之已鎚鍛之又燒之得椎之是之謂鍛愈鍛愈堅初也昭十二年傳云摩厲以須是厲乃厲摩故云厲摩也云鋒刃耑也刃堅也皆說文金部刃部文刃堅謂刃之鋩利知也

今惟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僞孔本今惟下有淫舍二字案淫舍之言大放也既大放牿牛馬則无有牿矣又云杜敜傷牿乎上下文不相應非也說文牛部引云今惟牿牛馬此孔氏古文本也蓋乃之 牿工毒反 敜同古反 正義本作杜 隸古定本作敜敜 鄭注周禮雍氏引此文作敜故乃敜擭乎穽反敜叶姓反 餅反 疾

注 牿者施木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佚御中半

馬或前後逆者舍不盡牿乘恐其走佚故須牿也敷閑

也擭杝莘也敜窒也山林之田蓄駘穿隧縣開或設杝

莘于其中以殺獸然則開牿之時恐其未開牿觸傷所

牿牛馬故誓戒之閑紀略反雲宮衍反舍式者反猶房牿反杝才伯反又才洛反罟吾反格反

又吝各反【疏】正義偁鄭注以牿爲杝牿之牿蛸牿于半寰所則反馬之附傳不得走佚又引鄭注云山林之

田蓄駘穿隧爵縣開或設擭其中以獸擭也杝莘也茲隱

括鄭注而已說雜庶異問故不偁鄭君也云牢中半

馬或前後逆者舍不盡牿乘恐其走佚故須牿也者行

動出嗜半則馬輔東馬則馬東不得走佚仍无煩牿

令乃牿牿出則其馬逆舍出則容其走佚故須

牿也牿出則馬行而不馬牿牿不得走佚矣必變逆

變馬舍者牛馬雖多必舊常馬不舍則不勝其任必

變逆舍牿舍乙馬其少也舊馬則牿者林舍出半馬經

言无逆傷牿也處皮牿舍者而不計牿乘出半馬于

益牿中出半馬爲車則舍其舍又大車大舍其車衡

者雖遠阱擭乃穽之備不至或傷害休舍之牛馬十百豕發而毆率之者必不爲知畢牿之數誦率十餘頭而一乃領之而已容者不及備而散傷故長无傷牿也且休舍之牛馬即順之牿乘者也而牿夫可統牿乘皆害之也敷閑敜穽窞說文攴部文云山林之田甚始穿墬豕阱或設於穽于其中以獲獸則閑窞之者周禮雝氏職云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以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春采禁凶殺乃擭敜乃穽[illegible][illegible]也賈疏云柞鄂者或以爲豎柞于中向上鄂鄂獸所以拔撥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注 鄭康成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逃謂逋亡越踰逐追也禁之勿敢踰越部伍而追逐恐其亂行陳 行合[illegible]反

疏 鄭注見史記魯世家注云風走逸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中軍風于澤謂中軍之牛馬風而走逸也賈侍中注僖四年左傳

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相誘則必相追逐故走逸也云臣妾斯役之屬者斯役皆賤之稱公羊宣十二年傳云斯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卲公注云刈艸爲防者曰斯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亯者曰養是則軍中執役者非徒斯役而已故鄭亯斯役且云之屬以該之也越逐踰越追逐說文辵部文

祗復

之我商賚女（商式羊反）注商讀爲章章明也其有得佚以風逸之馬牛亡逸之臣妾而得還與故主我其明賞賚女也疏云商讀爲章者釋文云商徐音章案說文冏部商从冏章省聲是商以章爲聲也徐鍇繫傳曰乃古漢字米讀稱及閔漢經師之讀其音滿然章成米于漢儒故讀如之云章同也皆義相近古同章聲謂也鄭注云章明也

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疏傳曰越逐謂女欲不得越逐也則有此常刑擾如字反下同疏擾從氏此傳無寶云經之錄也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羑臣妾女則有常刑 羑以朽反與誘同 注 鄭康成曰：寇劫取也因其佚亡曰攘竊謂羑相訹誘也或作誘訹思律反攘汝羊反

疏 鄭注見魯世家注云寇劫取也者寇从攴完攴擊也因其完而擊之是劫取之說也云因其佚亡曰攘者其或馬牛乘佚臣妾從亡而來因而攘竊之也論語子路篇其父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因其佚亡者則是有因也攘魯世家注引作因其失亡茲作佚亡者古失佚字通易以人五先皆商書般庚無荒失朕命是留以先豩佚今乃輒誤讀尸質反詰直作佚字讀者庶不誤矣云羑相訹誘也者說文厶部文云或作誘者說文羑字重文作誘則羑誘異文同字也今本尚書從作誘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餱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 峙直里反餱乎溝反正義本作糗說文引作餱隸古定本同當作餱 注 峙具也餱乾食也逮及也馬融曰大刑死刑 乾古韓反

疏 峙具釋詁文餱乾食也者

說文食部文釋詁逮及同詁毀也說文辵部云逮唐逮及也故云逮及也案注見魯世家注禮記文王世子云其刑辠則曰某之辠在大辟故云大刑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峙古文以為儲峙之峙見說文共部龔給也龔居容反

注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東郊畱守故言三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供謂龔給也鄭康成曰无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不殺之

種章勅反舂書容反槀可徼反

疏鄭注見魯世家注釋地云邑外謂之郊故肅云邑外曰郊釋地又云郊外謂牧故了云郊外曰詳者牧對郊遂云郊則對郊外內之郊遂言也鄭君注周禮遂人敍官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遂則賤度出國大曰郊外以達于貢畿

遂也諸侯鄉遂之制雖未有聞而此言三遂必非天
子之六遂而爲三也知者圜外四圍爲郊故天子諸侯
皆有四郊此言三郊不得謂其止有三郊外四圍
皆爲遂言三郊則亦言三遂是皆就其三面而言必非
諸侯止有三遂故書又云東郊西守故言三遂西守之
人不可去守而勦征役中當夫東郊之人故言遂人三
郊三遂序云東郊不開故知東郊西守也孔注亦見前
此家注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者凡築牆及
城皆以繩束板闓於兩旁豎木於其兩頭乃取土實
於其中而築之楨是其兩頭之木故云在前榦則其兩
旁之板也龔給說文共部文鄭注見正義云謂盡殺其
妻子不遺其種類皆以言无餘刑故以爲盡殺无遺也
云在軍役給廝役凡此人于罪隸舂藁者廝役釋見前
與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
鄭仲師注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
人之官也康成注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則是謂奴
從坐入之妻子與仲師注異禮記檀弓云齊莊公襲
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
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
執則周之制衛人爲罪固當爲奴沒入其妻爲奴者故
梁妻

鄭君注周禮言從坐而沒人于此大用周禮以說也皋陶屬司隸司隸掌官之屬罪乃爲奴罪掠豪乃爲奴豪罪乃豪乃留教官之屬

歭乃弎郊弎遂歭乃芻茭亡敢不多女則又大刑

芻倉俞反茭吉肴反【注】鄭康成曰茭乾芻乾夫韓反【疏】注見正義云茭乾芻者說文艸部文云[illegible]鄭注相符合

呂刑弟九十八

諸傳記引此篇文多稱甫刑而墨子所引爲呂刑之曰則呂刑之名亦爲矣非[illegible]氏改也故仍作呂刑

周書十八　尚書十七

惟呂命【注】呂甫侯氏也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相息亮反【疏】云呂甫侯氏也者皆見詩崧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爲甫爲申爲齊爲許也則甫侯四嶽之後也因

語周語云作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甫侯四嶽之後則呂是其氏矣鄭注見正義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者解經呂命爲呂侯受王命也僞書說者正義以爲尚書緯刑德放之文據書說言以甫侯爲相則是爲三公矣故引之以證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眊莫報反俗字當作薹隸古定本作旄薹耄荒懵忘云穆王時荒命甫侯度時作刑案說文目部眊字說云虞書薹字从此數則此乃古薹字故从眊度徒洛反僞孔本无詳字鄭注周禮太宰職及大司寇職皆引云度作詳刑則鄭本亦有詳字詰从之詰起一反

注 言百年耄于時穆王年百歲也眊讀與薹同眊荒耄也王雖耄亦審度時宜作詳審之刑使四方謹行之詰謹也今文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薹莽星舉反

疏 經言享國百年謂紀位以來至此百年注不云在位百年亦云于時穆王年百歲者史記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是則穆王年

尚書百兩餘歲杜林於西秊也云眊讀與耄同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案許氏古文虞書唯此家錄一篇則漢儒所見虞書多矣說文所偁蓋古文也然則古或叚借眊字以爲耄故眊讀與耄同說文老部云年九十曰耄眊讀與耄同故云眊讀與耄同也云王眊者亦審度時宜能詳者之刑皆漢書刑法志云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故解度爲審度時宜釋文引馬注云度時度也竊以爲未敢故不用云使四方謹行之詰謹也皆周禮大司寇職左王刑邦國詰四方鄭注云詰謹也且引此經以證又布憲職云以詰四方邦國鄭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據此則鄭君解此經當亦云然茲從鄭說爲說云今文曰辯度作刑以詰四方者據伏生書大傳引書亂此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注 鄭康成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霸西宑民

疏 注見正義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

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故鄭君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釋文引馬注云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與史記異說非是故不用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鴟尺尸反義牛奇反奪徒活反延義本作誕說文引作延隸古定本同攘如羊反矯吉夭反虔其焉反

注 延長行也蚩尤之作長行及于平民民无不凶惡為寇賊鴟義盜賊狀如鴟梟鈔櫟良善劫奪人物姦宄強取也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一說稱詐為矯強取為虔

梟吉堯反鈔初交反櫟力弓反从木樂聲俗作掠非也撓奴巧反擾如沼反

疏 延長行也者說文延部文鴟義至劫奪人物鄭注也見正義釋鳥云梟鴟則鴟梟一物也瞻卬之詩云為梟為鴟鴟以諭褒姒則是惡鳥矣此言鴟義謂鴟梟之義狀故云盜賊狀如

矯虔義似今之儀字也敓彊取也者說文攴部文云因鄭者
而遂並相撓擾也大鄭注也見周禮司刑疏不備鄭者
以闕疑說文之證不便識小也案鄭注寇賊云因其亡
佚以擾此云彖因而遂以擾不言因其亡佚者蓋寇賊
之文就象牛臣辭言故云亡佚此則沙竊物但是略
耳竊取物是彖因不必然委來之物故不言亡佚雖同
取彖因之證而太言固各彖所當也引舊說傳者成十
三年左傳文備一說者漢書憲帝紀韋昭注證也周禮
士師職云五以撟誣令鄭注云備詐以彖賊者故云備
詐賊撟云矯取賊虔者說文虍部云虔虎行兒也則虔
是彊梁之狀釋詁云虔固也固撟而取是彊取一彊解
也此解撟虔賊二者鄭注異說聊取以備一解**苗民**

弗用靈制以刑（注）靈善也鄭康成曰苗民謂九
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
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爲苗九黎之後顓頊伐少昊
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于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

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少式照反顓直佀反竄七最反深惡烏路反著中庶反

疏

靈善鄭箋詩定之方中篇敍也鄭注見禮記緇衣正義及正義國語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三苗非即九黎故禮記緇衣引此經鄭注言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不已苗民爲九黎此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者下文云遏絕苗民又云乃命重黎命重黎是顓頊事則遏絕苗民亦顓頊事矣而三苗不當顓頊之時當顓頊之時則是三苗之先世九黎之君也故以苗民爲九黎也緇亦引此詩惟取制於虐刑不在故民則苗民不必孰詳故鄭以三苗爲說此經據下文遏絕苗民則苗民實謂九黎故鄭君云然不得援緇衣注相難也云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言復則是子孫仍襲其先祖

之言故率昭注楚語太云三苗九黎之德也云顓頊伏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者楚語少昊之衰也云〻下云顓頊受之是顓頊伏少昊也下經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三苗在顓頊之後則遏絕苗民非誅三苗乃是誅九黎也無世在下則是分流其子孫也云至高平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率注云其後高辛氏之季世也高辛氏衰三苗裔變行其凶德如九黎之惡也堯興而誅之云堯末又在[illegible]舜臣堯又竄之者堯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據正義及禮記正義引此鄭注竄皆引作竄蔡開元唯改經字于堯典文且改竄為竄何況鄭注竟其𡟿改竄三苗之文實殺于尚書之隸古定書猶不能竄何況于漢鄭君此注必仍古文堯典作竄也寒竄者竄也竄之于三危者蔡三苗未在三危而竄也使不得譎中國未必是在翦而殺誅之者鄭云在翦猶禁也云宥攜伏又在洞庭弗率命竄又誅之者禮記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洞庭閒之三苗在洞庭故征有苗而遂葬蒼梧也隱蠻禹又征之墨子兼愛篇引禹誓曰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此禹誅有苗之誥

也云民皆冥也皆者孝經援神契文冥謂昏冥无知故云言未見仁道蓋三苗當堯世而不知向化是未見仁道也墨子尚同篇引此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是否卽不字折獄刑誦練字則字則皆說茲否不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灋殺戮无辜 注 惟作五虐者天之刑以是灋灋者以殺戮无辜之人 疏 禮記緇衣篇引此經鄭注云了作五虐者天之刑以是灋灋者茲依以灋說五虐墨子尚同篇引作五殺茲夬不刑

爰始淫爲劓則椓黥 正義本作則劓椓黥說文引作則以剠戮 鄭注則說文以字必則字之譌

宜當作刵劓椓黥 也角反黥其京反 注 淫大也鄭康成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與特揆刵與于刖劓生爲斷多弗反 椓此角反 疏 淫大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刵斷耳劓截鼻皆說具疏證云斀謂椓破陰者陰謂人身隱藏之如男子生勢女子生也皆是說文支部云斀去陰之也

呂刑

也仁謂劅男子出勢此云椓陰仁謂椓去子出也二

錄兼出了足也黥䵻墨刑說文黑部云黥墨刑在面也

故鄭君云黥䍜黥人面圖云言其精深黥于額出霸

皆劓刵椓黥象刑雜為五刑不虧人體苗民為刖刑侵刑

刖虞是與于劓出霸也 **粵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力麗

知反并必正反差初宜反又楚佳反辭籀文辭

注 鄭康成曰粵于麗施也于此

施刑并制與無辜者發謂為劓為解說之劓謂无辜者

也无所差小與為劓者言留刑之 小次反

疏 鄭注見詩正義粵于正

釋詁文制刑小司寇云以八辟麗邦灋又鄭注云各麗

其灋以議獄訟鄭注云麗附也此言麗刑者以刑次猶麗灋

鄭云麗施與不訓附訓施附辜入于刑即是與刑于辜入均

發麗也故施麗可訓解大可訓施也云為辭為解說之爾

謂大辠者也者為可解說則是未

非其辠語誤人介故云謂無辠者

民興胥漸泯泯 漸子銛反泯彌忍反又民踐反

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棼弗文反孫氏本作

泯泯棼棼：泯，乃說文新附字，不可用。錢少詹大昕曰：漢書敘傳云恩流民化，湎湎紛紛，雖不備書，其實引用此文，字作湎，當改從敘傳，亡日反。注 漸讀當爲瀸。湎湎，昏也。紛紛，亂也。三苗之民起相瀸漬，化爲昏亂，無中于信，以故反覆詛盟。苗民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瀸，子銛反。盟，古文盟。質，中從反。

疏 云漸讀當爲瀸者，漸是水名，又爲漸次之誼，皆非此經古誼。當爲瀸者，瀸漬也。瀸漬之誼，詩云漸車帷裳，荀子大畧篇云蘭茞稾本漸于蜜醴，漸字亦當爲瀸也。董仲舒對策云漸民以仁，是皆以漸爲瀸也。此經之漸，誼當爲瀸漬，是大唔，故讀當爲瀸。說文云湎，沈於酒也。沈於酒必昏，故云湎湎，昏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紛綸葳蕤，胡廣曰紛，亂也，故云紛紛，亂也。引苗民傳者，隱三年左傳文。傳言周鄭交質，子又交惡，君子論其事，謂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故以證此覆詛盟由無中于信故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

聞惟胜 旁蒲黃反。正義本作方，茲依論衡所引。胜息形反。[illegible]本作腥，別矣。注 旁，溥也。上帝當兩讀，帝字重文摩滅尒。今文曰：庶戮旁告無辜于天帝。德，升也。苗民肆虐作威，衆被戮者受冤，號呼溥告无辜于上帝。上帝監視苗民，无有馨香升聞，惟刑出，發聞胜蘇尒。冤於袁反。號戶高反。呼火故反。溥[illegible]。疏 旁，溥，說文上部文。云上帝當兩讀者，謂當重言上帝，分屬上下讀也。今上字重而帝字不重，故云帝字重文摩滅尒。云今文曰庶戮旁告無辜于天帝者，漢王充論衡變動篇所引也。知所引是今文者，已其文與此同，且充著書引尚書率用今文家說也。殘彼既云旁告無辜于天帝，則此必言于上帝可知，故引之證。德見說文彳部文。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无世在下。注 皇帝，顓頊也。報，當辠人也。顓頊哀憐衆被

戮者之不以其辠報假虐民者以威遏絕苗民使無有繼世在于下土謂誅其身分流其子孫也疏正義錄鄭意以皇帝哀矜逢罔為降假說顓頊之事據國語則此下文所云命重黎絕墬天通洵顓頊事故以鄭說故云皇帝顓頊也云報當辠人也者說文幸部文當謂稱其辠而斷刑辠重則重刑辠輕則輕刑通與相當也史記張釋之傳云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索隱引崔浩云當謂處其辠也

乃命重黎絕墬天通罔有降假重直容反注假至也絕墬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天無有降也國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

言禍災并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

觀古亂反射食亦反又食夜反 枚也九反夫反數反莽夕莫反 【疏】假字釋詁文引國語

者楚語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觀射父對曰非此云云也然則國語此文正說此經之義故取以爲注云少嗥韋昭注云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者韋注云黎氏九人也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者韋云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爲之顓頊受之者韋云少嗥氏沒顓頊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者韋云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者韋注亦引尚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舊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則黎實爲火正不必改于南正重而改火正黎爲北正以配之也是謂絶地天通者韋云絶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

皇帝清問下民

有苗曰羣后之逮在下自此以下至維假于民據墨子尚賢篇所

引如是也曰羣后云云在有辭有苗之下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假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與鄭說之米降假下則據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遞合自是古文如此僞孔氏尚古曰字而以羣后之逮鰥蓋十四字迻置皇帝清問之上又改逮爲文于有辭之上增鰥寡字又改有苗爲于苗任意亂經然尤忌憚賴有墨子得據以正之

疏 此皇帝謂堯也隸逮也言堯當除蓋有苗之將先審問于下民召有辭說者有苗之皇且曰羣后之所逮在下明與鄭之有徵也

注 云此皇帝謂堯也者鄭注以此上文說顓頊之事自此以下乃說堯事今所鄭說故云此皇帝謂堯小異于上文所稱皇帝也案禮記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據表記所引則此皇帝謂舜今乃以爲堯者蓋堯舜合德同德稱堯皆大可以稱舜表記稱虞帝之德乃得引甫刑文以頌美之引書斷章固不必如本書

之階也且此下文所稱三后皆爲堯臣雖大禹爲舜臣而紹于水土稷降播種則皆是堯時事則此皇帝自是謂堯矣說文隶部云隶及也故云逮及也三國魏志鍾繇傳繇上肉刑䟽引此經而說之曰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于下民之有辭者也茲云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于下民有辭有苗之辠用鍾繇說而增潤之也云且以羣后之所逮在下曰其辭之有虐也皆以字繹有辭有苗之下則以是下民之言其民號之辭而言羣后之逮是也援及后所逮以逮其辭同不虛也

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旂古犾反）

注 明明察也棐讀爲匪帝明察匪常有悉民之鰥寡之人無有掩蓋不上達者古文棐棐皆作不仂中流反俗於周段借字也之讀若隱今相學於隱

疏 明明察也者釋詁文也云棐讀爲匪者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之文厥貢篚之篚皆作棐則棐匪字通棐可讀爲匪也云古文棐棐將作不悉墨子尚賢篇引作明明不常鰥寡不蓋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同威字隸古定本皆作古文畏）

正義本上作感下作患誤例不記所引皆作感

注 惠所感則入皆患之言服臯也惠所明則入皆舊竊之言得入也

疏 此鄭君不記注也不記表記引此文故知用表記注以注此不偁鄭箋成皆皆以采自也書不可同于本書之注也云惠所感則入皆患之皆古字感患通鄭君讀下感字爲患也云惠所以則入皆與竊竊之皆不記不連言君皆所以也鄭注云以猶葐言與竊則此文之引大作與解之也云言得入也與皆據表記其君子與作患說云：是說隱之用入皆賀其下知引此文以證故鄭注表記以爲言得入此經下文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則此惠以惟以正謂用得其入故依鄭君表記注說以爲說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乃命敬反徐外本悊作折維皆作惟殷作殷釋文云折馬鄭皆音悊悊智也案漢書刑法

志引云悊民維刑熟則字直當作悊其餘皆【注】乃名讀

如墨子所引命竹庚反今誦作主種之用反

當爲乃命書大或爲乃命三后伯夷禹稷也降功于民

盡力稼之功于民也悊智也伯夷下典刑以教民智其

民然後示之以刑言折刑以止刑也主名山川皆大山

川之主命山川之名也殖大種也假至也三后成功

與功至于民也墨子以此言三聖人皆謹其言各務於

精與思慮於天下之人爲務以上事天則天與其德

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殺山柵反 綿胼葱反【疏】云乃名讀

當爲乃命皆說文曰詺云名自命也从口名生詺本爲命

也史記天官書云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

爽能星鉤星索隱云謂兔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又張

所謂猶云當作命游外黃索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

名也謂脫名籍而逃是皆以命爲名古字命與名通也此之名三后殷上之命重黎之文正同實大當作之命而墨子引作之名皆古文通用也茲仍墨子作之名而讀爲之命所以存古文也云書大或爲之命者僞孔書作之命也悊哲務鄭注也見釋文雅釋言云哲智也說文曰哲悊字重文作悊則悊哲同字故云悊智也云智教導民使知刑詮所以曾益其智慧也云言其民皆謂制刑以止刑也皆漢書刑法志云書云伯夷降典悊民維刑言制刑以止刑藉倫以爲說蔡民習知刑之則不陷人于刑辟故制刑所以止刑也云主名山川皆大山川之主命山川之名也皆禹貢曰奠高山大川鄭注以爲定其祭禮祀禮所視是謂大山川之神之主而脩祀刑也爾雅釋水之末章云從釋墬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此則括墬名至名山名水名而言之也是禹命山川之名之召文也文從籍田賦注引倉頡篇曰植根也此經農植之文在播種之下故云植大種也假借說文八部文引墨子皆尚賢篇文也其文具引此經宋說其說如此則是此經之本恉故采用之

爰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後漢書梁統傳統對狀引此作

爰制百姓亏刑之衷又穆雷傳雷孫賜命言皆三后成功維殷亏民卽辭不與焉然則此經无卽辭傒孔氏改於士制百姓亏刑之中己系卽辭於士非也中注爰亏也衷之言中書大或系

中亏是制百官亏刑之中己教之敬悳經爰亏釋詁文國語閒語云其君齊明衷正又楚語云而又能齊肅衷正卓昭注皆云衷中也故云衷之言中得漢書梁統說此經論云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則是輕重適中之論亦以衷爲中也云書大或爲中者爲則以本作中也中戩衷濟說同於中大夫爲不是故不沒其文聊存之亏注疑則爰字傒以本作士注不言者士字則大鄰傒以氏必改故沒其文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亏亖匚网不惟悳之勤故乃明亏刑之中率乂亏民棐彝注穆穆美也棐爲穆穆之美悳君臨亏上三后奉行君悳明明亏下昭灼亏四匚无不惟悳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循之以治于民輔與常性率循乂治棐輔彝常也【疏】穆穆美也皆釋詁文云堯爲穆穆之美德君臨于上皆經言在上則是指君上言故以穆穆系偁堯之德著然則明明在下當就臣下言謂三后爲明明之德矣乃云三后奉行君德明明于下皆盡臣所以匡輔君德皆上言乃命三后恤功于民則三后所成之功皆是系行君德使明于下也且又云灼于四方固是謂君德之昭晢則明明在下自當謂三后奉行君德明之于下也率循釋詁文乂治棐輔說文辟部及木部文也彝常亦釋詁文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注】訖止也典典司刑獄皆非訖止于威惟訖止于富言未嘗不用威惟斷絕貨賂使不得行尒【疏】訖止釋詁文云言未嘗不用威皆訖止是廢而不用之意非訖止于威則是未嘗不用威也云惟斷絕貨賂使不得行皆訖止于富則是爲財賂乃行貨賂皆訖止于富則是斷絕其行貨賂也

敬忌罔有擇

言在躬儒以本无而字躬作躬誤以禮記所引

【注】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皆則无有可擇之言在于躬也孝經曰口无擇言

【疏】禮記表記引此經鄭注云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皆則无有可擇之言加亏身也案表記上文偁孔子之言曰君子不失足亏人不失色亏人不失口亏人乃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下卽引此經以證則网有擇言在亏躬謂言之出亏己皆无可擇者㨎以无有可擇之言加亏身則似言之辭外來皆與刑文不合據表記正義申鄭意云言己外貌恭敬心懼戒忌而无有可擇去之言在亏躬則已似鄭注原作在亏承悉猶來誤後世傳寫誤作亢亏身尒茲采已豩此經注定以作在可也引孝經皆卿大夫章文也其文云口无擇言身无擇行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是故言行皆无擇茲惟引无擇言者經未有擇行之文故茲引之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注】克肩任也元大也鄭箋成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壽

謂肩任天德建極斂福則延期歷久永配天命而享天祿于下矣肩吉賢反俗省作肩【疏】說文克部云克肩也又詩敬之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故克亦肩任也彖傳曰大哉乾元又隨卦經云元亨利貞无咎彖曰大亨貞无咎是元為大故云元大也鄭注見正義云大命謂延期歷久也者命謂壽命大命則是多壽故云延期歷久聲謂肩任天德建極斂福則延期歷久者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洪範五行傳以皇極配五事而為六鄭注云五事象五行則皇極象天也然則皇極即天德也建極則為肩任天德矣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為建極則為斂是五福故延期歷久也

王曰烏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注】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作天牧乎言為天牧民也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為爰睦反【疏】云司政典獄謂諸侯也者諸侯為天牧民言作天牧則是謂諸侯矣引春秋傳者襄十四年左傳文以證諸侯

繇天牧民也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注播猶敷也迪道也今女何所監懲乎非是伯夷敷刑之道乎疏禮記緇衣引此經云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敷也不從字亦迪道也言敷刑之道從其訓道以解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敓徒活反賕古貨字正義本作奪貨敓從隸古定本斷多亂反注麗附也今女何所懲為乎惟是苗民不當察于獄之所附不讞擇善人使觀于五刑之中正惟是衆庶威奪貨之人任之使斷制五刑以亂無辜疏麗附鄭注周禮小司寇職說也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遏古據反　注　遏，絕也。鄭康成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下禍誅之。絜今挈反，下什嫁反　疏　遏絕者詩天保傳訓也，鄭注見正義。苗民

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注　苗民辠重，無辭以解于天罰，乃絕其世，此則所當懲也。　疏　云無辭以解于天罰者，無以辭說可解說己之罪以免于天之罰矣。自此以上云云，舉其令何懲之文，而舉苗民為者，故云此則所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假命。

幼播文子字，僮徒紅反。僮以本作童。案說文辛部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云：僮，未冠也。然則童是奴僕之名，僮則幼小之稱，二字世俗互易錯用久矣，茲革正之，以當作僮。　注　鄭康成曰：假，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疏　注見正義。釋詁云：假，登也。假、登同是正考證，故云假登也。

今爾

呂刑

罔不繇懌以勸亦罔或克不勸懌諄反

繇從懌審或為也今文无不從審猶以勸勸勉也无為己

不勸繇為者俗儒讀以繇○繇隸變而誤也說文系部云繇

繇從也故云繇從懌審說文心部文也鄭君箋天保詩

云或之言為也故云或為也云俗儒讀以繇○皆釋文

云○乃實反一音以蓋陸氏釋文所據偽孔傳已釋經

字而偽孔傳云今文无不用法自居○當勸出話方分

曉從以讀以○皆故釋文出音乃實反了條出出一音

以據此則可知出偽孔讀為譯懌以勸皆是詳以經文證

以以字為審故解以以而已讀○皆為俗儒也云繇隸

變而誤也皆篆文○出以亡圖形誤以勸不得

為誤隸書則以變為曰○變為曰曰字

上曰合則以曰不異此其所以誤也不啻乎乃

假我長○非我惟我往乃正義本作天令民作我一○

繇似得樂所引假作注令下反勞說以與中也勞謂假讀為

天叚之年之叚亓謂考亓命也天中乎乃而叚我一日之命與非考亓終惟考亓終實在乎人言敬恩則命徵天之畀而永年也假或為格徵令番反

疏 馬注見釋文齊中釋言文齊讀假讀為天叚之年之叚者天叚之年僖二十八年左傳文也假之言至也聲如格假之言嚮也聲如賈音詁皆不同而自漢己來相承己假為叚經典皆讀矣如義禮聘禮使浣不叚諸禮記明禮叚尒太龜為常令本皆作假己及也書傳凡叚嚐之詁字尤不作假者皆作尸傳天叚之年令本亦作假其詁實為叚嚐字當作叚矣此言天天齊乎乃假我一日是皆叚年之詁故讀從尸傳詁也云亓謂考亓命也者謂言壽考亓其年命也上言度為假命齊注云假登也登命謂壽考壽考嫩則穆王此訓己年壽勉伯父伯兄之等也故解亓為考亓命也云其非考亓終惟考亓終實在乎人言敬恩則命徵天之畀而永年也者偉漢書楊震傳震子賜上封事曰臣聞之天之與祥應之與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而五星以之

維終陰陽爲緐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于人假我一日是其證也據此引書之意則此非命謂不徵天命而短折不命惟命謂徵天命而壽考也天既予人以命有修有短惟在予人之能敬德與否爾下即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說與矣云假或爲格皆據釋文云馬本作格格至也案格至之說于此不安不可從也仰抑之于注爾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注 逆迎奉承也言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辰

疏 逆迎釋言文奉承說文手部文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祖事不忌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偽孔本無祖事不忌四字疑據漢書宣帝詔所引增之

注 事雖可畏勿畏雖可休息勿休息敬與事而不解怠以成正直剛柔之三德惟敬五刑衍文也

解今懈反

疏 云以成正直剛柔之三德者據範文洪範六曰乂用三德三德一曰正直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是也云惟敬五刑衍文也者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此引此二語不及引其下文今不聞其下云何其卽接以成三德之文乎仍爲惟敬五刑之言乎不可知矣僞孔本則云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无祗事不怠四字案宣帝詔書所引是今文家經師所授之本出自後世不可改也據祗事不怠之下卽云以成三德于文義順且況言敬事所謂皆廣卽不言敬刑而敬刑亦該于其中矣衛氏直改祗事不怠爲惟敬五刑與以成三德屬對自是魏晉時人習气兹无言祗事不怠實不必得言惟敬五刑本應刪去但僞孔書相沿旣久不敢擅刪姑存其文而目爲衍文可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注一人天子也慶善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天子有善則兆民賴其利其寧安之福乃久長矣兆或爲萬億因力民疏云一人天子也者禮記玉藻云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白虎通號篇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臣下謂之一呂刑

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尒故襄十三年左傳引此經杜豫亦以爲一人天子也慶善毛詩皇矣傳諟也國語楚語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又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〻有徹品十于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〻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是繇百而千而萬而億以十爲等則繇億至兆亦當以十加乘今乃云萬億曰兆者韋昭注國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〻爲億是則億數會有大小二灋則自億以上亦皆然矣故鄭君注禮記內則亦云萬億曰兆而正義申之云依算灋數有大小二灋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閒是大數之灋據此則數億至萬億曰兆也云天子曰兆民者閔元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蓋諸侯據有一國故曰萬民天子奄有天下宜以多言之故曰兆民也云兆或爲萬萬者大戴禮保傅篇引作萬民賴之今姑存其異文于注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女詳刑 孔傳

本繇作吁國作粤内作介茲茲仍墨子所引詳儀外本作祥據鄭注當作詳墨子引作訟字之誤也繇讀呼反注同茲

疏 繇籀詞書或作繇二文繇也爲國語外語庶爲土畿内爲采邑之臣也鄭康成曰詳審察之也 采七伏反

從生尚書大傳虞傳曰奧歌之呼也曰繇穆清廟繇皆繇之也故云繇繇詞乎諸文王及清廟傳大留云繇繇詞也乎云繇書或作繇乃二大繇也皆釋文云舊本作乎二繇也乎繇云釋詁文也經言爲國又別言爲土國爲非繇繇之國語云爲國語外諸侯爲土畿内爲采邑之臣也周邦戴師職云爲家邑之田小都之田大都之田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邑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也是皆在王畿中内爲其邑而不在國者故此乃爲國別言爲土也周禮所官之屬爲都士家士鄭注云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是也公卿大夫之采邑大都爲主都之官故大夫皆云詳都也鄭注見後漢書劉般子愷傳注說文言部云詳審議也故鄭君云詳審察之也

在今尒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不及僞孔本亦作介不及作非及兹從墨子所引

度徒洛反注同 注 亓戒也肅曰訓以安百姓之謂當何所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詳謂當何所敬乎所當敬者非刑乎度謀也然擇人而敬為刑何謀度之不及乎堯舜所修文表之謂可及也 疏 義禮記云亓不善乎鄭注云亓憾也也禮記中庸曰引而強戒鄭注云亓之言戒也故云亓戒也肅注見史記周本紀注度謀釋詁文釋文引馬注云度謀也詮史同也墨子尚賢篇引此經亓說與詮云然擇人而敬為刑辯惡湯文表之謂可及也兹用與說亓窮詁之云刑謀度之不及乎順經文以正成與詮云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illegible]

報反 注 造至具俱也師士師也聽乎治也辭者兩至俱備與情實士師乎治與說辭言五辭者人之五刑各有辭

也【疏】造至係孔傳詁也周禮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鄭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則此訓造係至是是也具俱也詩節南山傳詮也云師士師也者周禮秋官之屬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此云師聽五辭則師是士師矣云聽于治也者周禮小宰職云以聽官府之六計鄭注云聽于治也云訟者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于治其訟辭者訟者各為不于是以致訟獄兩至則必皆備訴其情實士師據其辭以于治之也云言五辭者人于五刑各為辭也皆辭无多寡之數是為以五係限經言五辭是謂刑以辭定而刑為五因以附人五刑之辭係五辭爾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注】簡誠孚信也五辭誠實信為皋矣乃正之于五刑定其獄【疏】禮記王制云有旨无簡不聽鄭注云簡誠也此下文云无簡不聽與王制文同當亦訓簡為誠此經凡四簡字訓詮不應為異故云簡誠據史記周本紀云五辭簡信故云孚信也孚信釋詁文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不簡謂所犯非與誠无惡意

而所犯惡也。正于五罰，使出金贖辠。【疏】云不簡謂所犯非其誠，无惡意而所犯惡也，皆謂犯此刑皆非其本意誠欲犯此，但其所犯之事不善，而為所修害緣偪于刑辟，其意實无他也，苟誘加之刑，實不誠允，是之謂五刑不簡。云正于五罰使出金贖辠者，堯典云金作贖刑，彼注云意善功惡，使出金贖辠，此言五罰，則所謂贖刑也。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注】罰之不與精為不服，或于五過之中為所挾持而特之，故必攷正之于五過，與无五過乃赦之。【疏】云或于五過之中為所挾持而特之者，五過則下文所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也。此五者皆足以擾讞出人入辠，令將罰之而不服，或其入于此五者之中，為其一二因恃之而不任受罰，故必攷正其情為是五者與否，如无此五者，則是不擾罰者也，故云其无五過乃赦之。此僞孔傳乃云正于五過從赦免，案下云其辠惟鈞，則五過不赦矣，僞孔說非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呂刑

其辠惟鈞求俗以本作來釋文云馬本作求故从馬【注】疵病也五過疵病害于灋故曰疵官挾官威勢也反報恩怨也內女謁也貨行賄賂也馬融曰求爲求請賕也以此五過出人入辠與犯灋者等謂求干請也埶舒制反賕其鳩反【疏】疵病釋詁文云官挾官威勢也者謂因或爲親戚或大官爲威勢屬獄官使出其辠云反報恩怨也者反之言報也謂若獄嘗受恩于此因欲報之而出其辠此直謂報恩亦兼言怨皆順而挾及之也云內女謁也者謁之言請也謂若獄官爲內親聽其請以出入辠引或君之正內爲入[illegible]殺援者貨緣之以解免云貨行賄賂也者謂受賄賂而枉灋也馬注見釋文及周本紀注案說文貝部云賕以財物枉灋相謝也馬云求爲求請賕也則解求爲貨无小大故與此爲一解云求干請也者蓋爲賕以相謝爲貨无財物而徒用情親請爲求也惠先生曰謹案律爲受賕之條以此經所謂惟貨也又爲聽請之條以此經所謂惟求也僞孔氏改求爲來以爲舊相往來詮反行回矣

其宷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宷今皆作審。說文釆部宷从宀釆，審篆文宷，然則宷乃是古文，當从宷。

注：克，任也。聽獄之事，其詳宷任之。五刑五罰之疑者皆當有赦也。鄭康成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王肅曰：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疏：毛詩敬之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則克任同詁，故云克任也。鄭注見正義，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皆五過之疵[illegible][illegible]政使得赦之，上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者也，故詳引禮記王制文以證。

其宷克之，簡孚有眾。

注：其詳宷任之，使[illegible]誠信于有眾。

惟緢有稽，橆簡不聽。緢，眉朽反。正義本作貌，衛包所改也。說文所引及隸古定本皆作緢。

注：緢者，旄絲，言微細也。稽猶攷也，合也。但微有攷合而無其誠，則不

論以爲辠緢或爲訊（訊息卽反）疏說文糸部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故云緢者旄絲用說文誼也說文編字皆以誼類相從其緢字次細字之下細字次纖字之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緢訓旄絲亦微細之誼故云言微細也儒以書經文作緢其傳乃云惟察其貌爲所攷合蓋開元時衛改緢爲貌郭忠恕汗簡采入古文字釋緢爲貌皆非也緢與貌音誼皆不同安得以緢爲古貌字鄭注周禮宮正職云稽猶攷也計也又注質人職云稽猶攷也治也鄭仲師注周禮小宰職云稽猶計也合也稽有此斷誼故云稽猶攷也合也禮記王制云有旨无簡不聽鄭注云有其意无其誅者不論以爲辠此云惟緢有稽无簡不聽與王制文誼正同當依鄭注王制誼以說故云但微有攷合而无其誅則不論以爲辠云緢或爲訊者史記周本紀作惟訊有稽

具嚴天威注嚴敬也當共敬天威毋輕用刑疏嚴之爲言莊也肅也故云嚴敬也云當共敬天威者以文具字周本紀作共也云毋輕用刑者舉无簡不聽而以具嚴天威爲戒則知是重刑之意矣

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閱實其罪辟皮益反下放同鍰戶關反

注 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詞者其刑墨辟罪也今文鍰為率說云六兩為率古文作鍰說云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為三斤醫謂率段借字也字本作鋝〻者六兩三分兩之二百鋝為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太多疑非也鍰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三斤為從之閱實當閱當其實也其罰黃鐵用銅窒之日反鋝所劣反又力劣反從其斬反當多宕反

疏 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皆鄭注周禮司刑職云黥也引大傳皆伏生書傳為刑傳文徐注輒引大傳皆同此辟辠釋詁文今文說者夏侯歐陽說也今文古文說皆出五經

兩說見周禮職金疏二說多寡之數縣殊寖以古文說爲是但古文說合鍰率爲一猶未覈也故聲前此二說而與辭之古文說百鍰爲三斤者鍰皆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先以百乘十一銖爲千一百銖又以百乘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千三百分還以二十五約之則千分爲四十銖三百分爲十二銖共五十二銖以加于千一百銖凡千一百五十二銖以二十四銖爲兩約之取九百六十銖爲四十兩餘百九十二銖又得八兩凡四十八兩十六兩爲斤則四十八兩爲三斤矣是百鍰爲三斤也聲謂率叚借字也字本作鍰皆釋文偁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鍰重六兩乘賈侍中所古文說異所云俗儒謂今文家也而今文說云六兩爲率說文金部云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古文說云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是亦叚借率爲鋝也蓋鋝是差等金輕重之數名故从金寽聲此正字也率與鋝同音或緺用爲鋝字是叚借也云鋝者六兩三分兩之二者周禮攷工記冶氏爲戈重三鋝鄭注云三鋝爲一斤四兩計一斤爲十六兩加四兩總二十兩取十八兩三分之每分得六兩餘二兩又三分之又每分得三分兩之二是一鋝爲六兩三分兩之二也

云百鋝爲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者一鋝爲六兩三分兩之二㠯百乘六兩爲六百兩其三分兩之二實爲十六銖㠯百乘之則千六百銖㠯二十四銖爲兩約也及千四百四十銖爲六十兩餘百六十銖又取百四十四銖爲六兩總餘十六銖則百鋝凡六百六十六兩三分兩之二也㠯十六兩爲斤計之則六百四十兩爲四十斤餘二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又爲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總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爲百鋝之實也云太重似非也皆不外今文家百率之說也但古文說鍰皆率也說文本云鍰鋝也今率鋝之說皆不用而云鍰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三斤爲近之咸知鍰輕于率鋝皆考工記云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鋝㠯此二者之長短大小參之則垸輕于鋝鍰益可知矣鍰垸音相近垸即鍰之叚借字也此經今文作率古文作鍰字既不同而所說輕重之數太縣殊蓋依古文鍰字因即依古文所說之數亦且㠯三鍰計之則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爲矣之能圍鍰于刃圍刃長寸圍寸鋌十之計其分量大約三十四五銖之間亦則三垸當即三鍰此亦垸即鍰之叚借字鍰則十一銖二十五分

鍰之十三也然則古文家說以率當鍰鋝朱是其說鍰之數則是准其數則百鍰爲三斤故云從之從之稱言是也云其罰墨用銅者攷工記金有六齊鍾鼎之齊斧斤之齊戈戟之齊大刃之齊削殺矢之齊鑒燧之齊據鍾鼎鑒燧則所謂金皆銅也然則斧斤戈戟之屬皆以銅爲之矣而周官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據入于司兵則罰辠之金乃以作兵器其爲銅可知矣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辠注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惟倍者倍百鍰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辠剕芳未反从足非聲俗書乃从足而又著刀非古也差初宜反注今文剕爲臏臏者髕去厀蓋之骨也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古文作剕鄭康成說刖爲臏改臏爲剕然則此當从剕剕刖也

周禮謂之跀馬融曰倍者倍二百爲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一也聲謂倍差者于倍百鍰爲二百鍰之外又差出二百之三分二凡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臏仮箕反杏昭与反剕心七反系多鑾反亭古濩反跀負

孚反■云今文剕鍰臏者據伏生大傳言其刑臏則伏生尚書次作臏矣伏生書是今文也史記周本紀太作髕漢書刑灋志引此下文剕罰之屬作髕罰之屬是皆據當時博士誦習之書故是今文也說文骨部云髕厀耑也故云髕者蓋去厀耑之骨也云古文作剕者蓋成說所以改髕爲剕者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駮與說云所以改髕爲剕呂刑爲剕案鄭氏尚書是古文大傳云呂刑爲剕則古文作剕矣云剕則此當以此皆傳刖罰之徑當爲剕鍰髕揉敍云訓臏髕刑則此所皆髕刑也故此當以剕也剕跀說文足部云跀斷足也今文足部云周禮所謂之跀者司刑注跀云跀鼻五百是也今周禮作則也倍之字也案注見周本紀注案經言倍差屬上惟倍之文是

謂加劓罰之倍墨罰而又差出其半不及兩倍參差倍二百鍰四百是再倍矣且云又加四百之三分一是于再倍之外又加再倍之少半毋乃太重乎故竊別爲鍰之計也就倍百鍰爲二百而差出二百之三分二㠯于劓辟之罰多出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辠 注 宮辟者男子割勢女子閉于宮中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六百或爲五百 勢式誓反 疏 鄭注周禮司刑職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籀云宮辟者男子割勢女子閉于宮中倣鄭君說已說也案男子割勢則爲閹豎之屬若周禮刑掌戮職云宮者使守內是也女子閉于宮中若周禮司厲職所云女子入于舂槀者云六百或爲五百者周本紀云其罰五百率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辠 注 大辟死辠也大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 降下江反 疏 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辠則曰某之辠

皇極大辟故云大辟即皇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注）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三千皆皇之條目林呼輕重也數罪莫倍于與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乃是差之茲欲輕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

愚謂（按）各五百合二千五百皆同刑職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又合二千五百也云此三千皆有條目一林之數皆言百此皆同一皇而刑皆以情形為之罪林條目林數多此呼輕重之周公呼子以刑數故林久而條目繁多此呼刑也宮故云除其宮與罪多于此同也云罪莫倍于與初宮與大辟皆減輕之也之屬三千正與此同也云數罪莫倍于與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乃是差之

罪五百，正同，未爲當減也。云以是差之益爲輕矣者，罰則輕而宮辟大辟重，今輕者加多而重者減少，以是差之。以則輕于周刑之五刑各五百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比必履反

注 僭，差也。比，附也。三千條上比下比，則當與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差，尺沙反；當，多宕反。

疏 僭，差也者，詩鼓篇傳爲是訓也。云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者，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爲云：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與罪也。又刑灋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辭以出人入罪，以輕重失實者也。

勿用不行

注 不行謂已革之灋，若仍得用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故數使勿用云。復，扶富反

疏 云不行謂已革之灋者，謂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爲因爲革，革者是所不行者也。云若仍得用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者，謂不行矣而得用之，則刑灋無常，故

刑罰不信刑罰不信則民莫知所適從故无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篇孔子爲言曰刑罰不中則民无所措手足

惟察惟灋其審克之【注】惟察可察惟用令之灋其詳審任之【疏】云惟用令之灋者上言多用不行謂多用令時以革不行之灋則此言惟灋謂惟用于令見行之灋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注】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宜輕宜重各權宜不可執一也權者所以審輕重而取其平若殊傳所謂反經而合義者也適或殊挾【疏】服治說文又部文下服是從輕上服是從重故云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云權者所以審輕重而取其平者孟子梁惠王篇云權然後知輕重[illegible]

利攷工記輪人職云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是權所以審輕重也權本是稱錘之名其稱上謂之衡權與衡互相為用權可以錐得而平其衡故云酌其平也云[illegible][illegible]傳所謂反經而為善者也者公羊桓十一年傳云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是其文也云經或為挾者得漢[illegible][illegible]服子慎附傳慎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即此經文也

刑罰世輕世重

【注】郇子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辠固重犯亂之辠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郇相句反世俗相承作荀[illegible]來已久說文无荀字詩下泉云郇伯勞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鄭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說文云郇周文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據此則晉大夫荀氏乃郇侯之後以國為氏者也字當作郇治直吏反

【疏】引郇子者正論篇文也云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楊倞注云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云犯治之辠固重犯亂之辠固輕者楊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禁者少為犯則罪惡之辠固當重亂世人迫于飢寒犯禁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

惟齊

非齊又倫又要倫相擧化倫謬來久矣要古文要一遙反 注 上所謂輕下所謂重非齊也輕重之權衡世所宜齊非齊也齊與非齊之倫理之要會 疏 此文是結上語故知上文象解云上所謂輕下所謂重是非齊也者上所本重而謂之輕下所本輕而謂之重是謬差不齊也云輕重之權衡世所宜齊非齊也者審權酌宜因時編變所以謂衡其不齊使之齊一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注 懲怒也所謂已懲乃知非所以極于病苦是故折獄不可不審也佞曰口才也口才辯給出乃急使困窮于辭則容奇辭詭無以自解而枉人所害故非佞乃可以折獄惟良慈善出乃折獄公正不偏無不在中也 怒乎吹反 疏 懲怒說文

心部文經言罰懲注乃云刑罰以懲乃兼刑言之者說文井部云𠛬罰辠也是刑大於罰則罰可該刑矣皆上文五刑五罰及下文其刑其罰對文故舉則刑罰爲與散文則雖單言罰而實該刑上文墨罰云云及輕重諸罰之權皆該刑言者也此文大辟也云死非人刑入以極于病苦皆如墨則誅宮雖以非人刑恐其殘肌膚斷肢體以入所是病苦皆也云極曰才也者論語雖也篇云不爲祝鮀之佞孔安國注云佞口才也云口才辯給之人是使因窮于辭則容爲辭說天以自解而佞人折者云云口才辯給則能之辯者辭輒說質問之時因或天辭以自解說聽者遂因而論之則爲天辠而枉人折者矣

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 差此宜反 疏 因證之辭或爲參差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情大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天不聽者皇于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參倉岑反 疏 云因證之辭或爲參

差者參差謂不齊也一切語各異辭不齊同也不齊皆于同則爲誠爲僞于此審察了可己得其情故云聽獄皆于其參差察之己求其情云綜得其情非从其辭惟从其情者據大傳言聽獄皆或从其情或从其辭則此經兩从字爲从辭从情兩詮而斷獄則必己情故己非从帖辭言情从帖情言且己引大傳己說也云皇于聽獄乎者辭注云皇極況也案大傳此文又見于孔叢子且己爲孔子說此經之言其或从其辭之下尚爲辭不可从必斷己情二語今不引用之者蓋孔叢子襲僞孔書出乎一乃出乎了是後乃僞詁而託名于孔鮒皆不可信用吾用大傳可也

哀矜折獄

矜吉因反僞孔本作敬兹从大傳所引

[illegible]大傳曰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得生斷者不可得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哲段借字也當爲折得房當反

謂古[illegible]此大傳録引子之言正說此經之情差不易録字[illegible]皆也云哲段借字也當爲折皆古乃作字[illegible]戒段借鄭君兼成以其聲書之也倉交无其字或己晉[illegible]从步段借爲之顧于說之而己此經折獄當爲折[illegible]之

折以旂音同折，故叚借爲之尒。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注折獄之事，明開刑書相與占度，冀庶幾中正。其刑其罰，其詳審任之，按平中正之，則度作雒反。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上時賞反。注獄成而信矣，乃輸其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備上，爲一辠而疑輕疑重尒于兩刑之閒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從殺于斷。于上乃差反。備上上之扶反。上時賞反。讞牛桀反。斷直佀反。

疏云乃輸其信于上者，經言輸而孚而之言其也。云謂讞獄于王也者，說文水部云：讞，議辠也。禮記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鄭注云：讞之言白也。然則讞獄謂以其獄辭之本白于王也。云爲一辠而疑輕疑重尒于兩刑之閒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從殺于斷者，謂若所犯之辠雖重而其情或

可原論其辠當置重典原其情應小末減是則可疑者也凡是而上于朝則并列輕重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王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注 官伯謂司政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也徧呼而告之

疏 自此以下皆丁寧申告之詞則此所呼者即上文所告語之人也上文呼司政典獄又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此文官伯族姓對偁族姓謂同族則官伯爲異姓矣故云官伯謂司政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也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注 言刑罰可畏我言之且多畏懼我是敬于刑也有德于民與惟刑乎恭德惟惠也皆刑則民受其惠故云然

疏 云有德于民與惟刑乎皆據下文今天相民所〻則其福意在于實刑以惠民故解有德爲有德于民也云恭德惟惠也皆補語意同論云以德報怨是過惠太深德也云皆刑則民受

其惠皆皆鰥則民之生全皆多故云受其惠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相息匹反

注相助也今天相助斯民作之君以配在下則學天以治民聽獄可不中乎單辭一偏之言也明清則不偏聽猶論語所謂片言可以折獄也亂治也兩辭兩造之辭也明清于單辭則聽兩辭無不中矣民之所以治以天不中聽獄之兩辭也治民直之反治也所以治皆直吏反諸之

疏相助之詩清廟及豐傳皆云正訓也云今天相助斯民作之君以配在下皆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此言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是謂天爲民作君以配乎天下也經言單辭又言兩辭單與兩對言故云單辭一偏之言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引論語者顏淵篇文也其文云子曰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注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然則片言可以折獄謂其以清于單辭故也正與此經同意故引以況也亂治釋詁文云以清于單辭則聽兩辭无不中矣者單辭既不偏聽且能以清況合兩辭兼聽之而又不審必无不中者矣

無或厶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厶息夷反正義本作私音同訓私矣隸古定本作厶緣詁當作厶說夷平反儵外本作者蓋以說文所引

【注】厶家于獄之兩辭謂取貨于獄以成厶家之富所謂鬻獄也府聚也功事也辜罪也功或成厶家之富于獄之兩辭以獄取貨非可寶也惟聚辠辠之事將報之以衆辠言將爲天所罰也

鬻余六反【疏】云所謂鬻獄也者所謂昭十四年左傳云鬻也鬻獄是其文也周禮有太府內府外府之屬皆以藏財貨爲名則府爲聚訓故云府聚國語

此語云在而聽事爲而斷功則功罪謂所爲之義也云功者說辠說文言說文也云將報之已然辠言將爲天所罰也皆報皆當自辠人也報當自辠人則是罰之也此云爲天所罰皆下言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是謂天罰之也則此報已庶說人謂天報之矣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注 所惡畏皆惟天罰也夫天之罰人非天誤不中也惟人自取之在與數命不中尒夫厚尊反

疏 云所惡畏皆惟天罰也皆據下章之已非天不中則罰謂天罰之矣云惟人自取之在其數命不中尒皆經言惟人在命故解云惟人之存乎命語意似順但與此解則已命爲命數也數非人所爲非所已爲長也故已數命不中爲言之命謂君上之政令也下云天罰不極極之言中故云數命不中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注 極中令善也王者天從中庶民于焉取中不中則天罰之庶民无有善政

厥懌于下矣懌則由王律與為極庶民于女極五行傳

由王之不極是謂不律厥罰恆陰厥極弱陰古文霒：霒，雲覆日也。亦

今爾雅釋詁文云王者當天律中者懌則由王律與
反□為極五行傳曰王極配五事鄭注五行傳云五事
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
事為中和之政也是王者當天律中之謂也云庶民于五
言取中者懌則云維時厥庶民于女極鄭注云取則于
民取中正以為心也云不中則天罰之庶民無為善政
厥懌于下矣者庶民于王政取中王政不中則無天所
罰天為善政在天下矣庶民更所取法懌則由王極
上從與為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女極錫女保極兹引其文不具引者兹惟以證王者
從中庶民取中之證故下引其二語又引五行傳皆
取懌則之傳也與見此之大傳其文云王之不極是謂
不建鄭注云王政不中則是不為人其貴也是則此經
所謂不極庶民罔為令政在于天下也云厥罰恆陰
則此所謂天罰不極也又云厥極弱皆此六極之極也
鄭注云天為罰罰直罰之也故于人為罰弱多說惟雜之注

以賢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豫是弱夫謂不參行政教于天下也然則此經之文正與五行傳說合故詳引之說

王曰嗚虖嗣孫今往何監非悳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注言嗣孫者末胄也蓋誥諸侯及其後嗣與自今以往何所監視乎非當監視此悳于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謂或是悳非與性本異而發爲治者監視于此庶幾明于聽獄哉與曰虛反幾今亦反

疏上文所告語者皆見在爲官爲牧民之貴者嗣孫則在後世非見爲牧民之貴太史非上文所呼嫌孫而太呼及之其說不可曉漢經師之說又不可得聞故云言嗣孫者末聞也云蓋誥諸侯及其後嗣與者上文所告語者皆幾內外諸侯幾外諸侯世其國幾內諸侯世其官皆子孫傳世此言嗣孫自是誥諸侯使及其嗣世子孫也此以不得其解而推求其說不敢自信其必然故言蓋言與以疑之也

呂刑

云非當監視此悳于民之中乎皆舉今往何監而言非悳于民之中自是謂監視此悳于民之中言非皆了反語詞也云民受天降之中已生皆成十三年左傳文民皆之中以民之悳也受之于天降衷之于性生則民皆有其於辠也了有所紿而幾非其性本惡可知矣故云皆有是悳非其性本惡而爲[illegible]者云監視于此庶幾圖于聽獄哉皆益知民有是悳則于辠乃以良折之聽獄以詳審審察故爲圖也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屬中欲反又如欲反

【注】疆竟也五極五常之中即所謂民之中也慶善也哲人惟于刑周詳反覆爲無竟之辭辭與監視民悳屬于五常之中皆中有善者也一說五極五刑得中也哲人惟詳刑無竟之辭以屬于五刑之中故皆中而有善覆芳目反

【疏】疆竟也詩七月傳及鄭注儀禮士冠禮皆爲是訓也云五極五常之中即所謂民之中也皆上

文言非德于民之中民之中以民之性民性則爲仁誼禮知信五常之德此言五極極之言中中以五言則是謂五常之性故云五常之中庸善也詩皇矣傳詮也云悊乃惟于刑周詳凡衛无竟之辭皆發尚聽之之言而偁悊乃以程式則无畺之辭自是謂悊乃詳審竆獄之辭矣故下文云監于茲詳刑以謂監于此悊乃之詳刑也儒以氏以辭爲名譽之辭非也云繇與監視民德屬于五常之中皆中爲善者也者上言監德于民之中庶幾可于聽獄茲舉之以悊乃云云可是謂悊乃之詳于聽獄辭其監德于民屬于五常之中皆中爲善故也云一說五極五刑得中也皆猶肯文所謂惟良折獄罔非在中也此說以屬于五極咸中爲慶翻悊乃之用刑言與下文監于茲詳刑相應肯說以屬于五極咸中爲慶就民德言與上文非德于民之中文意一貫二說皆可通經說難可光儒之說又无閒然

受王嘉師

並兩說以推求經說以俟來悊采擇焉

監于茲詳刑

注 嘉善師眾也受王之善眾而監之當監于此悊乃之詳刑也 疏 嘉善師眾茲釋詁文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周書弟三十九　尚書弟三十八

王若曰父義和【注】義讀曰儀文侯名仇故字曰儀儀仇皆匹也古者書儀但為義稱父而字之尊寵之也咊語餘聲也【疏】正義云鄭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詁用鄭詮之然說史記晉世家注引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諸侯案經文三言父義咊皆如馬解何以通言之乎且試解義為詮衆說大謬足以詒誤後學不可不辯桓二年左傳云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晉世家云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是文侯之名仇也古人之字輒於名取誼說文㫃部云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古人名㫃字子游又云旟[illegible]旗字子旗知旗者旗也又㫃部云[illegible]屬㫃也鄭公孫黑字子晳又黑部云黬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黬字子晳是古人名字輒相配也據爾疋釋詁仇儀同詁匹也

故云義讀爲儀文侯名仇故字爲儀；仇匹也云古者書儀但爲義者鄭君注周禮肆師職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則義乃古之儀字是證此經當讀義爲儀矣云稱父而字之尊之也者天子于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異姓則曰伯舅叔舅皆稱某者皆稱某則呼名如左傳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今余命女環是也然則此謂名不若字稱字爲尊之今命文侯不曰仇而曰義是于王已甚從大己嘉美其功而尊寵之故字之也云和語餘聲也者詩柏舟篇儀與河它叶髦髦皆韻儀與莪阿叶凡詩用儀字不可徧舉無不與歌戈麻韻之字叶者則儀之古音爲俄矣而義則古之儀字故言義則餘聲爲和矣鄭君必以一義字爲文侯之字則和字不爲誼故以爲義之語餘聲也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注 大明哉文武能慎明其德昭升于上天布聞于下土爲敘以昭明也上謂天下謂民 疏 爲注見史記晉世家注

惟時

上帝之集命于文王 注 惟是上天之與命于文王不言武王者文也省所景反 疏 云不言武王者文也皆上稱言文武此言之命亍文王不稱言武王據詩大明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則武王亦受天命茲乃言之命亦不及武王是省文爾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粵小大謀猶罔不率从肆先祖褱在位辟必益反下同 注 鄭康成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聲謂左右助也猶猷肆故褱安也亦惟是先世之臣褱輔助爾事與君于小大謀猶無不率循从順故我孫世先祖褱安在位 疏 鄭注見三國魏志樹號武帝紀注說文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口部云右助也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故云左右助也禮記緇衣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猶鄭君注云猶猷也此謀猶並言而君陳逸文

則詁訓當同也故云猶謂釋詁云謂猶也古猶繇字通也肆故釋詁文疚經典相承作懷釋詁懷疚同訓也鄭君箋復之永詩云懷疚也故云疚疚也云故我肆世先祖皆疚壯佐者上承文者下言閔予小子則予王自謂則此言先祖自是謂成康之下諸王言之故云肆世

經 烏虖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注 閔悼傷之言也造遭戎兵純大也肅曰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于下民侵伐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

疏 云閔悼傷之言也者鄭君箋詩頌閔予小子云疚也此言閔予小子與詩文同故用詩箋訓也大誥云弗造哲王莽作誥擬之曰予未遭其[illegible]悊史記周本紀云咈誥異角徐廣音誼云誥一作遭是誥為遭誼故云誥遭據肅注天之誥為遭也戎兵說文戈部文純大釋詁文肅注見正義云幽王為犬戎所殺皆案周本紀幽王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

太子申侯怨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是其事也即我御事罔或

耆壽俊在厥服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引書如此文顏注云此文侯之命篇中詞也

注即我御事之臣無老者宿德之人以弼輔今以即在其身矣厥服予王自謂當身也隸古定書曰

因或耆壽俊在厥服與傳曰無老者宿德俊德在其服位鄭叔曰反因古文罔克古文服

疏云厥服予王自謂當身也皆予王於時當圖存亡中興則言即在厥服是謂及身當其凶即也厥服猶下文言勝服也隸古定書及其傳皆作俊乃民此書也俊乃漢成帝詔

所引作予在厥服矣得俊俊乃米聯在厥服漢書傳尚書皆今文三家與古文或異乃其異者蓋擇善而作其或明可則亦明李己傳引開此言聲杜從服謂賢俊在其位服儀謂亦誦也故猶存之傳言杜其服位

予謂語所用其語不爲之改矣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

伊恤朕躬 注 躬身也朕我也伊維也言遭凶咎及我則无身朕此寧禱冀念古惟我祖我父之諸侯與維致恤

我身乎恤之言致也 朕尸仍反 父味罔反 疏 釋言云躬身也釋詁云躬身也此經躬字

謙此二詮已訓了合也伊維釋詁文云其維致恤我躬乎皆說文心部云恤憂也致也恤為此兩詮乎王當國

此于時之時无所倚賴惟冀諸侯從己則云恤朕躬自謂致恤故他致詮解且云恤之言致也叢

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注 績功也有功于我

一人我一人其居安在位矣 疏 績功釋詁文 父義和也

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

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汝予嘉 乾侯敬反正義本作扞說文所引 注 昭炎也顯祖

文侯之命

謂唐叔虞也厥數彬懋紹繼也乃辟平王自謂文人文惪之人也戰功曰多司馬灋曰上多前虜修居斁止嘉美也女克昭女顯祖之業女數于彬懋文武之俊德用會諧侯以寧王室以繼女君之王業是能追孝于前文惪之人女功甚多矣斁止我于艱難女皆我所美也

疏 昭光釋詁文云顯祖蓋謂唐叔虞也皆文侯之先林世多矣不聞爲令辟唐叔虞是文侯之始祖于晉爲賢君此言顯祖以意度之當是唐叔懷[illegible]氏太以爲[illegible]未敢然不能質故云蓋以疑其詞也厥數彬懋紹繼大紹釋詁文云乃辟平王自謂者平王爲天子于文侯君也辟之言君故云平王自謂江漢詩云告于文人文人謂召穆公之先祖也傳云文人文惪之人也此文言皆文人是謂文侯之先世蓋如所謂顯祖與詩稱文人誼同故大云文人文惪之人也云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職文司馬灋者古之兵書也司馬主兵故名司馬灋最

公嘼司馬田獵皆修同之令其書多亡逸未見前上多

者賓之文鄭君注周禮司勳引之以爲戰功曰多之證

諸說從周禮注引以證此修辭毛詩六月傳誼並戰

之說文支部文嘉美也釋詁文云㕛敷于彤糸部文者亡

𢦏鄭皆經之言形文者未言所形于文者皆何與以知

是形文者之𢦏鄭皆文侯于犬戎之難是其𢦏鄭之功

文王侯命皆𢦏伐崇者王誅紂滅國五十皆𢦏鄭

之與于王公是重文侯于犬戎之功則形文者之言自

是謂其形燮文者之𢦏鄭也

王以乂義咊與歸既不師

寧不粹用賓不秬鬯弌卣彤弓弌彤

矢百旅弓弌旅矢百馬三匹旅雝于反

注 遺令

歸國寧眾寍粹賜以秬鬯弓矢乘馬報與功也彤赤色

旅讀爲盧盧黑色也馬四匹一乘也禮說九錫八曰弓

矢九曰秬鬯內爽仁惪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

聽予文考賜以秬鬯以歸祭祀令力因反來貪孛反黸雒乎反顯起孟反

疏 注不解秬鬯一卣者亐洛誥篇已解矣說文丹部云彤丹飾也从丹彡丹者巴越之赤石故云彤赤色也詩彤弓傳云彤弓朱弓也朱則赤色之深者也云旅讀爲黸黸黑色也者周禮司義職云旅讀鄭康成云旅讀爲黸盧也盧此膚从之謂字从肉盧聲則旅固爲盧音矣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旅弓矢千杜預注云旅黑弓旅黑詩則旅讀爲黸矣說文黑部云齊謂黑爲黸从黑盧聲黸黸黑色也左傳旅弓矢之旅俗字譌其偽傳陸氏釋文反以爲正且云本或作玈非也舊本亦譌斯言陸德明直不識字矣云馬四匹一乘也者周禮夏官敘官云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注云四馬爲乘校人職云乘馬一師四圉仲師注云四匹爲乘引說者禮緯含文嘉文及宋均注者禮記曲禮正義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得有度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

知脩理身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昭其小勇猛勁疾飭誡堅彊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戉使得專殺內懷仁惠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是其文也案九賜弟車馬經言馬四匹而注不引一曰車馬者蓋九賜之車馬若乎傳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大路之服戎路之服乃是也茲但言馬四匹而无車車自是常賜非九賜之車馬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能奴代反 注 父往歸哉與柔安遠乃而順邇與邇皆寬惠以安小民無荒息苟安當簡閱撫恤爾都以成爾之明德鄭康成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舉近以及遠也 疏 鄭注見正義案先言都而後言鄙乃衆舉近以及遠茲言都不言鄙當云舉近以該遠

籀經書卷百 籀文 篆

周書三十　尚書卷二十九

以出告爾我士聽無譁 注 鄭康成曰誓與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疏 注見正義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注 首本也傳曰羣言之本樂五孝反 疏 曾子問篇云今之祭者不首其誠鄭君注云首本也禮記用其誠傳云羣言之本與正合此誠故采用之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盤步干反 注 訖止也民之自順是多樂皆責人則無難惟受責于人使如流水之從順是則難哉 樂盧各反 疏 訖止也釋詁

文若順釋言文殷樂大釋詁文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

員于貴反正義本作云衛包所改也隸古定本作員茲从之

注 邁往員旋也

我心之所憂者昔日之事既往今追悔而无及若日月之邁往弗得從來也

得多叙反

疏 釋言云邁行也行則必去所往故云邁往詩商頌曰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然則員云同字正月詩云昏姻孔云毛傳曰云旋也詩釋文云孔云本又作員茲故云員旋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惎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惎求記反來就惎惎正義本作未就予忌隸古定本作來就予惎案隸古定書凡惎字皆作亓則惎即惎也說文心部引周書曰來就惎惎詳辨文證于此正合余未敢決質之段氏玉裁段曰固是此篇文也何疑焉遂定从之

注 古从十口識前言者也惎惎毒也識古事以為謀者則謂來就惎惎毒敗我

事也雖則今日之征彼以爲謀皆且將以爲親我而聽之微旨曰韋蹇尗而从杞子識中試反

疏云古从十口識前言者也者說文古部文說文心部云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者云惎惎毒也云微旨曰韋蹇尗而从杞子皆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秦伯說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尗蹇尗曰勞師襲遠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尗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尔何知中壽尔墓之木拱矣蹇尗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御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之俘其三帥以歸晉襄公之母文嬴請三帥于襄公而釋三帥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尗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是其事也但左傳无言秦穆之文史記秦本紀則謂穆公報殽尸申思不用蹇尗百里奚之言而作此誓蓋史記據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尗

未同誎穆公故秦言百里奚蹇叔據左傳不言百里奚故此言審審未盡審未備說也二諫是識古事之爲謀則古也謀乃謂審未杞子言潛師之來鄭國可得是雖則是新今日也從於之爲謀則今之謀乃謂杞子

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猷正義本作猶

詁爾雅釋古宜 注 猷詢謀也黃髮者乃髮白得黃也愆過也言雖則謂然度幾之猶謀于此者成乃則無所過 本作猶須句反

得度 疏 猷詢謀茲釋詁文云黃髮者乃髮白得黃也者釋詁舍人注云然也愆過釋言文 當反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番白未反

疏 番番讀當爲皤皤皤皤者乃頭白皃也旅讀爲呂呂膂骨也字或作膂故皆爲爲旅膂彊則力壯故以膂力皤皤然之善士膂力既過矣言衰者也我度幾者此乃爲用之賢與暨

識旬也皤白禾反背品並反眉孟景反皆中番反

疏史記秦本紀節錄此篇隱括其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番番屬于黃髮則番番為老人髮皃說文白部云皤老人白也从白番聲故云番番讀當為皤皤皤皤者老人頭白皃也僞孔氏據崧高詩申伯番番之傳以番番爲勇武皃遂云勇武番番之良士案云旅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則不以勇老爲尚矣是謬解美其旅老于此之番番與詩之番番同字而異讀夫各有所當也僞孔說非也漢書律厤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是呂旅音證同則字通矣故讀旅爲呂云呂脊骨也者說文呂部文云呂字或作膂者說文呂字重文作膂云篆文呂从肉从旅膂云脊彊則力壯者故以脊力者脊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脊彊則身健身健則力壯是故謂力爲膂力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許訖反又牛訖反

注仡仡勇壯皃違失也射御不失灋度言多技也我庶幾不欲用之惡與輕脫寡謀以取敗也惡烏路反輕去正反

疏說文人部云仡

勳壯也从力乃气聲尚書曰傳：勳夫故云傳：勳壯皃釋文云傳：勳馬本作訖：无所省錄之皃案說文所引尚書蓋孔氏古文說吾从之可也馬本與字異解俗不嫌足取乃傳昭云秦公欲襲鄭自殽勞至于鄭賂无其利徵庚蓋出自殽勞至于賂利无諱皆是諱殽故云諱其也云怨其輕脫寡謀乃取敗也皆乃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无禮必敗輕則寡謀无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无敗乎此說是鄭特據鄭出事則此言勳夫當即謂從超乘者故云輕脫寡謀以取敗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截才竊反諞皮八反易羊枝反公羊傳引錄此文作俾君子易怠自是此誓元文故从之僞孔本改怠為辭非也

疏 馬融曰截：詞語截削省要也聲謂諞言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易怠猶輕惰也皇猶也便巧之言使君子輕易怠惰忽于禍敗我況乎多有

與人乎截〻善諞言或爲諓〻善竫言或云戔〻巧言

省色杏反截一爦反便皮冂反諓夕淺反象注見釋又子淺反又子宋反竫杜井反戔子宋反【疏】文釋文又云諞系米佁偏云少也詞紛惱司大辭便之入歎則系云詞語辭紛省溪兒所謂詞紛惱司也云諞言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皆說文言部云諞便巧言也引此文及論語友諞佞以證蕃肖異證因太引論語以證也所引論語李氏蘇文也云易怠猶輕惰也皆公羊文十二李傳偏此偏言之詞云惟諓〻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何劭公注云易怠猶輕惰也此言其設皇之爲況鄭君注書大傳亦揃傳爲是訓也此經據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則皇當訓況也云或爲諓〻善竫言皆據公羊傳文云或云戔〻巧言皆說文戈部所引也說文言部戔部兩引此文不同皆蓋古文今文之異也

昧〻我思之【音】昧〻懱

思之意【疏】濡引氏以此文屬上爲說云我皆多有之以我昧〻思之不同故也詳續經文語意實不然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下即云惟一介斷〻兮无它技惟之言思惟一介謂思一介臣也且秦本紀〻

云己明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能此誓則昧昧之我思云皆是穆公自謂思此一介臣非謂背日之昧昧之云思也則此文當屬下文緣起故不加疏引證而己昧昧屬深思之意也蓋穆公追思前失及則中心鬱結昏昏昧不明然故言昧昧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斷多亂反說文云斷古文斷加叀叀之古文叀字周書曰斷斷猗無他技隸古定本亦作斷正義本作斷衛包所改也猗因宜反他土河反技渠綺反休許虯反焉於虔反容焉之焉己保之保之本皆無之緣禮記大學篇引記太學篇引增尚亦保之本作亦職據大學篇引改

注 斷古文斷字兒一介猶一心 集說皆鄭康成曰斷斷誠

一之皃也技與焉之技也休休寬容皃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彥聲謂聖通寔是也寔大或作是黎眾也言是能容眾善以安保安我子孫也眾民庶幾大有利哉

斷多亂反猗於宜反焉名官反歎坦祭反樂叢鬻段

疏

舌㫁古文斷皆說文所錄文系注見釋文所記大學羸昪引此經己詁下文大凶船截此條辭注惟作∶寬容皃一高是此經之注見禮記釋文其錄留本學之注以均是鄭注故取從人此合錄一介云㫁㫁誠一之皃皆何劭公注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斷斷猶專一也誥大略同懟專一之訓宗不啻誠一之精切心云也技與焉之技也皆技是技兼言也則非半務所當蘇兴肩故以參異系之技劭公注公羊夫云也技奇巧異焉也云休休寬容皃皆經言其心有容焉學休休焉之下好如有容正是形頌其休休故以休休爲寬容皃劭公注公羊言休休美大皃盡惟美大所以能容謂大不與歎乎不

知寬容之詮光宥怙也云有技才藝之技也皆謂才藝技藝非也技之所也美士爲彥釋訓文聲謂聖通皆多詩小旻傳云人之有通聖者鄭注周禮大司徒云聖通而先識是聖爲通也寔是釋詁文云寔亦或作是者據以來作是也黎眾大釋詁文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嫉引本媢嫉作

冒疾通作違詁故據禮記大學引改正媢莫報反疾秦七反从人疾聲亦作嫉从女同也惡烏路反【注】媢

疾妒也鄭箋云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

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聲謂寔亦或作是言是疾賢害

賢之人不能容善己故不能保我子孫則眾民亦危矣

哉妒多路反佛符弗反【疏】說文女部云媢夫妒婦也人部云嫉妎也又女部云嫉妒也毀則嫉亦妒也故

云緇縱絲也鄭君止云緇絲也米解縱字證不葡故先
解緇縱不偉錄鄭注且了眉其緇絲一白而錄之也此
鄭注大礼記太學注也說文韋部云韋相背也从舛口
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獸則
韋背猶強戾故云韋猶戾也偄傾危於釋詁文云寍
未或作是皆此經寍字假借本字於是字與上文同也

粥之飯饘凶器長入粥之紫衾衣尙

長入之纔 飯吾骨反 饘坦結反 〔盜〕飯饘不安也衷安麋語也

國之不安辭于一入國之炎榮而安太庶幾一入之語

此用入可不詳者哉此穆公懲背爲後之樸意也〔迅〕云飯

饘之也皆說文食部云班圍說饘不安也周禮凵粥
之飯饘是則不安之言正說此文飯饘之證也衷安詩
十歲注之亦鄭箋證也
毛又詩皇矣傳證也

纂經書通錄撰樸題尺六十三名轄字百八言

秦誓經文百七十九名彙文一尺百八十言注四百一十四字釋音辨字三百一十七言疏二千二十三字

呂刑經文九百五十一名彙文六尺九百五十七言注三千三百六十四字釋音辨字千五百三十一言疏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字

文侯之命經文二百一十二名注五百七十四字釋音辨字九十六言疏二千一百五十七字

粊誓經文二百四十三名彙文七尺二百五十言注六百四字釋音辨字四百四十二言疏二千三